

我平凡的语文课堂与环保

■ 朱宝坤

唐宋词中描绘的秀丽山水,让我陶醉;李乐薇用心灵构建的“空中楼阁”,让我神往;自然史上已成为遥远记忆的童年风景,让我感伤;人们食用果子狸感染“SARS”带来的“非典”,让我心痛;大自然无情的报复——洪灾、旱灾、风灾、沙尘暴,让我忧心;一些利欲熏心、目光短浅的人,无视大自然愤怒的警告,依然我行我素,干着破坏自然、自掘坟墓的蠢事,尤其让我悲愤;面对共同的家园、日益恶化的环境,任何人都不能超然物外、遗世独立。我,一个平凡的教师,我平凡的语文课堂能为环保做点什么呢?

今天从网上看到,广东餐桌上日均“吃猫”一万只,有一道叫“三叫”的菜(吃刚生下的活老鼠),还有一道取食活猴脑花的菜,我惊讶得目瞪口呆甚至毛骨悚然。此时,我忽然想到:这些食客曾经也是孩子,谁曾告诉他们“人不是什么都可以吃的”呢?随即我又想起了那个用硫酸泼熊的清华学生,那些对准白天鹅的猎枪,那些闪着银光挥向森林的斧头,那些冒着滚滚浓烟的工厂……所有恣意地破坏大自然的人,都曾经是孩子。谁曾告诉他们“破坏大自然,就是毁灭人类自己”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的教育在怎样“树人”呢?如果连最日常、最初级的人文课堂都无法让孩子树立起一种信仰,当他们成年后,所谓的环保宣传和口号标语又有什么用呢?

在语文课堂里,当我们陶醉于这些美丽的意境中——“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我们是否该问一问课堂上的孩子:那样明净的天空,那样的四季,那样的江河山脉,它们今天在哪里呢?那“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天光明媚,又在哪里呢?“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关关雉鸣,在河之洲”……当抚摸《诗经》里这些句子的时候,我是否该问一问,那些美丽的“雉鸣”“鹿鸣”哪里去了?此时我们除了对美的巨大感动,内心是否有一份莫名的冰凉和疼痛?

当我们沉醉于天才诗人雄奇的想象里“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是否该告诉孩子,今天的庐山瀑布水流减小,已失去“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气势?当我们激昂地朗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时候,我们是否该告诉孩子:如今的赤壁矶,山壁下只剩下两池死水。抬头北望,远处才是白茫茫的江面。当年,苏轼重游赤壁时,就已感叹“曾日月之几万方数据

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他去世至今九百多年了,星换斗移,江山已改。这里已失去“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壮丽。假如诗人活在当下,他又会作何吟唱?我们是否该把这份伤感和悲情悄悄传递给讲台下的孩子?

当我们神往于李乐薇用心灵为现代都市人构建的“空中楼阁”——“小屋在树与树之间若隐若现,凌空而起,姿态翩然”“虽不养鸟,每天早晨有鸟语盈耳。无须挂画,门外有幅巨画——名叫自然”,我们是否应该问一问我们的孩子:那位于眉黛似的远山间、苍翠欲滴的山林里的美丽小屋何以叫“空中楼阁”?我们是否该将现代人对尘世俗流的都市生活的厌弃、对大自然的向往传递给他们?

当我们有感于肖凤《鸟巢》中的渴望“很想变成一只鸟,从这座‘鸟巢’中飞出去,飞到森林中去,飞到大海边去,飞到崇山峻岭中去,飞到一切有花有草有树有水,唯独没有水泥和汽车尾气的地方去,去享受一下没有污染的新鲜空气,去享受一下没有噪音的宁静氛围,去享受一下没有撒过漂白粉的清澈溪水……”我们是否应该把都市人生存的困惑和内心的疼痛传递给讲台下的孩子?是否让他们品出一丝忧愤和悲怆?

也许这些平凡和琐碎的启迪,不能让他们在考试中获得优异的成绩,对环保也不会立竿见影,但是我相信它就像涓涓细流,在每个孩子心里流过。这些真切文字播下的人性种子,在他们心中会慢慢生根、发芽。她兴许能在这块心灵的土地上长成参天大树,兴许只是为孩子接种了一支精神“疫苗”。只要在将来,携带着这支“疫苗”的孩子,多少年后,面对一片将被砍伐的森林、一条将被铲平的古街时,至少有一丝心痛和迟疑。我们的环保就有救了;我们的家园就有救了。

也许我所做的一切都那么微不足道,那么不值一提。我更不敢像《伊索寓言》中的狂人(苍蝇)坐在车轮轴心上嗡嗡地叫道:“车子前进,都是我的力量。”但我明白:多年以后,这些孩子走入社会,只要他们还能记起当年课堂上的那点感动,世间就会多几分正义和善良;只要他们都记得以人性的温暖去关爱世界、去关爱环境,世间就会多一些和谐,多一些美好!

(作者单位:四川省会理县第二中学)